

北方的湖

杨利民

著

黑土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总 序

刘 邦 厚

这是一个在伟大时代乘势崛起的文化群落，一个根植黑土地头顶长风的文化群落。

群落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去浇灌和营造黑土地上的戏剧家园，都在把黑土地给予的文化营养化作艺术创造力，再回报养育他们的黑土地。

这套蔚为大观的《黑土戏剧丛书》，便是这个群落在黑土地上耕耘出的累累硕果。这些硕果，闪耀着变革时代多彩的光泽，饱和着五味人生的苦辣酸甜，更张扬着黑土文化的雄浑博大，挥洒着耕耘者们的粗犷豪放。这些硕果不仅是放歌时代咏叹人生的一串音符，而且是耕耘者们探索艺术道路攀登美学高峰的一串脚印。

我们有理由自豪地说，这个北疆文化群落，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剧坛上的一支劲旅；这套《黑土戏剧丛书》，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这支劲旅正在迎接新的挑战奋力超越自己，但时代将永远铭记这支劲旅的雄风与才华；尽管这座丰碑还不能与莎士比亚们比肩，但历史将把它永久竖立在黑土地上，耸立在中国剧坛上。

黑龙江戏剧创作群体的崛起与丰收，得益于中共黑龙江省委树立的一面旗帜，那就是“造就北疆文艺劲旅，创作文学艺术精

品”。这面旗帜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创作精品和培养作家作为一体化的战略目标,高扬在文学艺术事业的前列,或者再具体一点说,培养“劲旅”更重要,因为任何作品都是人创作的。

落实省委这一战略目标的组织措施,即是成立黑龙江省戏剧创作中心。这套丛书每部戏剧文集的作者都是“中心”的成员。如同春播秋收一样,每年“中心”要召开两次盛会,春季召开兑现上年合同和申报本年创作题材的年会;秋季召开收获果实的剧本讨论会。每到这个时节,“中心”成员的心情是喜悦而又忐忑的,这是相互间友情和智慧倾囊投入的动人时刻。有人说,能让自己的剧本接受这样一次讨论,真是一种享受。他们几次到镜泊湖去,却无心浏览湖光水影,即使在湖边抱膝而坐,说的还是剧本。“中心”在温馨和激励中巩固发展;剧作家和剧本在切磋与探索中完善与成熟。

黑龙江剧作家在近二十年的历程中,饱尝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也领略了新时期改革大潮对人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冲击。有几位剧作家曾荣进戏剧最高学府,拜读戏剧大师的经典,探索各种戏剧学派的真谛。但是不管对戏剧艺术有了怎样的理解和诠释,他们的根依然牢牢地扎在丰沃的黑土地之中,黑土地的生命基因依然源源不断地滋补着他们。所区别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从最初对黑土文化的表层开拓转到深掘其文化的灵魂;从最初寻找黑土文化的表层特色转向对人类共性的探索。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去演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社会问题,也不再去简单回答政治家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改革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神圣责任视为让人们去思考在黑土文化这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事件载体中的人性普遍意义和永恒意义。

戏剧和其它文学作品表现地域特色不是剧作家和作家的终极目的。说穿了,不过是作家或剧作家为人的精神胴体选择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彩衣,彩衣之下包藏的人性则是戏剧的灵魂。

说起人性,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把它包租给了资产阶级。孰不知一位革命导师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难道这不是最广义的人性吗?

如今,我们有些人还在谈虎色变地窃谈人性,请不要忘了,哪一部古今中外的戏剧经典,不是因为它绝妙地表现了人性而留存于世呢?

当然,对人性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域或民族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赞成把人性等同于人欲,也不赞成把人性等同于理念。其实,任何人都可以体味,人的一生就是划着欲念和理念的两个桨左一下右一下地往前走,而这就是我们常常品味到的人生快乐和苦涩之所在。

我觉得在黑土地上的剧作家群落里,有人已经将这种人生的体验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所以他们的作品不失之于浅薄,也不失之于空泛,他们的作品实实在在地在爱人和人所拥有的美好的一切。

人们常说,创作是作家独有的个体性的高能劳动。其实,作家(包括剧作家)这种高能劳动不过是由作家独自吸纳和咀嚼来自各方的文化营养,再创生出某种艺术景观的过程。文化基因是大家共享的,然而由不同文化基因按不同序列的不同组合则是个性化的。我想这大概是读者能从这一套《黑土戏剧丛书》里找到共性和个性的缘故。

我和我省的剧作家每个人都是朋友,我熟悉他们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在短短的序里我该举例说明他们每个人的艺术个性,思前想后,还是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和品评吧,我只不过是把门打开,请君进来,我在门旁迎候着呢。

2001年6月10日

“我是一条淡水鱼”

(代序)

赵 忱

我没赶上听杨利民在全国文化表彰会上的发言，听说他的讲话掀起了波澜，与会者的心均被他朴实、真诚的话语打动。我相信，这位写了《黑色的石头》、《地质师》的剧作家绝不会故意拿朴实来哗众取宠，他确实就是那样朴实，而且富有才华，这才华来源于他热爱生活、热爱阳光、热爱土地、热爱大庆的心灵。

十余年前我见过他，十年间我不断听人说到他，十年后终于我又在北京国谊宾馆采访了他。之前，我看到了一张巨长的合影，杨利民紧挨着朱镕基同志站在第二排中央位置，他对我说，他感觉到了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辛苦。这句话打动了我。我断定，这个杨利民永远不会改变善良、善感的本性，只是他的创作成就可能会越来越大。

——采访手记

赵：对不起，让你久等。十多年前，咱们在剧协招待所见过，那时候我刚工作，你已经带着戏进京了。现在，你的成就不小，人还那么朴实，我觉得很亲切。

杨：下午我就走了，回大庆。

赵：坐飞机吗？

杨：坐火车。

— 1 —

赵:很遗憾,我没听上你的发言。大家都说又朴实又精彩。题目叫《我的阳光、土地和空气》?

杨:哪里敢说精彩?其实我不知道讲那些好不好,让讲也就那样讲了。我觉得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包括艺术创作,很大程度上受他所身处的大自然及环境影响,所以我起了那个题目。

赵:大庆就是你的阳光、土地与空气。我没料到这么长的时间你一直会呆在大庆。很多人一有成就就跑到大城市风光了,比如来北京、去深圳。

杨:一个人就像一棵树一样,得植根于一片土壤,如果你皮实,植根在哪儿并不重要,也就是说一个人住在哪个城市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无论你住在哪个城市,你所熟知所欲描绘的不可能是全部的生活。或者做流浪汉,或者当水手,或者像老舍那样专注地写市井,谁要说自己全能,我看那是瞎说。

也许我的想法有些落后,但我觉得我是一条淡水鱼,要把我放到海里,可能会咸死我。

赵:这不是落后,是踏实。这么多年,大家见惯了浮躁,像你这样,猛一看,倒像是挺“另类”了。很多人都是,哪怕只是一个小事儿,就能让他浮躁起来。如果像你,写这么多好本子,获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文学奖,还有“新时期十名优秀编剧之一”,中央戏剧学院首届学院奖和全国文联百名德艺双馨艺术家等等,还不晕上天哪!这一次,你被文化部、人事部表彰,私下里有何感想?

杨:这么多年说浮躁,说烦了,咱别说了。我不想拿我跟人家比。在我,我是没想到被评为先进啊什么的,就是老老实实生活、工作,并且努力体验别人的生活与情感。你肯定同意我的想法,一个人一辈子,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已经是很幸福的了,干着干着有了点成绩,还获得各种奖励,我心里就不那么踏实了。

赵:别这样想,你所得的是你应该得的。你也知道,你的《地

质师》，给大庆、给全国成千上万的观众多大的精神激励啊！我想问你，从本质上讲，你认为人生是孤独的，还是快乐的？你写作，除了爱好，还图点什么？

杨：老实讲，我觉得人生在世是孤独的，我时常会觉得自己就是世纪末的情感孤儿，进入新千年也没变。写作，我试图用写作寻找一条通往人的心灵的道路。所以，首先是我被打动，然后再去打动别人，我急于并且期待捕捉生活中苦难里的崇高。

赵：可能是这种良好的心愿成就了你。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作家尤其如此，却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有好作品。大家都有个感觉，说是影视作品也好，剧作也好，有好多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源于生活、低于生活”，远没有生活本身精彩。这是为什么？

杨：有点复杂。有人说杨利民能写出那么多东西是因为他有生活。谁没有生活，光有生活不够，还要善于体验生活，并且掌握、丰富技巧。现在我越来越注重技巧，特别是写剧本的时候。此外，比较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良心与立场。作家不能写好人干坏事，不能总是变着法儿告诉别人什么是生活中的恶，不能总是惦记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东西拿到市场上讨个好价钱。作家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不论诗意如何衰竭，总还在生活里，在人的品质中。然后，再诗意地传达出来。

赵：《地质师》就是一部诗意的剧作，她牵动了你太多的情感。你的写作，是偶然被打动马上起笔的多，还是故事搁在你心中打动你很久后才提笔的时候多？

杨：多半都是长期放在我心里的故事，做了很多文化上的准备之后才动笔。不妨跟你再谈谈我写《地质师》的经历。

我在大庆生活了三十多年了，中间两次去北京读大本、读研，最后回到大庆，写过《黑色的石头》、《大荒野》等，可我心里一直酝酿着写一部油田知识分子的戏，那些人是在历史中被谨慎使用的人。六十年代初，他们远离母校，远离亲人，奔赴油田，他们从年轻

的理想中一步步走向沉甸甸的真实生活。他们的情感体验、生活经历与生命意义，幻化成一匹匹骆驼行走在大漠中，也行走在我眼前，时常令我泪眼模糊。我想写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的高级地质师王启民同志。

戏立起来后，震动了大庆。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看完戏后说：我也是地质师，但我没有你剧中那个地质师当得好。我建议全油田的人都来看这个戏！现在《地质师》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演了，王启民同志被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成为“第二代铁人”！

赵：如果我能有机会亲历《地质师》的每一个演出现场，我会更深地懂你、懂王启民。现在，我只能问你，你创作了《地质师》，塑造了一个人物，树立了一种精神，这《地质师》反过来又怎样影响了你？

杨：《地质师》告诉我，一个作家，要不停地接近你所要写的人，要心平气和地面对你所要写的人，要痛苦地磨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努力成为一名职称与技能相吻合的文艺工作者。此外，我觉得我们要慎谈主旋律。主旋律一定是指那些具有丰富内涵、广泛意义的作品，是一个时代最具审美价值的作品，不能说作品还没有写，已经就是主旋律了，这不严肃，容易把主旋律庸俗化。至今，我不敢称自己的剧作是主旋律作品。

赵：希望你这种严肃的态度能影响更多的人。在我想来像你这样的写作是很辛苦的，物质上你也不会有太高的要求，但我希望你能活得好，写得多，给我们更多的鼓励。

杨：谢谢你。靠稿费我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在正式的场合穿体面的西服，在闲暇的时候喝点咖啡，供孩子上好一点学校，让一家人过小康生活，总之靠虔诚的劳动，使得生活更好，这不就行了。

赵：是，这就很有诗意了。

目 录

总序 刘邦厚(1)

“我是一条淡水鱼”(代序) 赵 忱(1)

巴索北方的湖(话剧文学本) (1)

巴索在这个家庭里(四幕话剧) (58)

巴索地质师(四幕话剧) (128)

巴索关东女地主(电影文学剧本) (190)

巴索北方往事(十八集电视剧节选) (241)

后记 (341)

北方的湖

(话剧文学本)

人 物 三个男人：肖北、张宝廷、老钓者
三人女人：艾蓓、丽霞、小白
时 间 现代
地 点 中国的北方

一

[晚秋时节，群山环抱的湖有点荒凉。或许荒凉也是一种美。远山层林尽染，像一块调色板，是色彩最丰富的季节。飒飒的秋风吹得柳丛和芦苇摇摇摆摆。暗蓝色的湖水，几乎近于褐色。湖边的浴场已变得有点荒芜，遮阳伞和许多座椅都已残缺不全，有的游船也底儿朝天地抛在一边，因为旅游季节已经过去，这里几乎很少有人光顾。[舞台的左侧是湖堤，有高高的台阶，远处的群山中露着俄罗斯式建筑，或许是度假村、宾馆、高级疗养院之类的设施，这些都遮隐在树丛中。

[舞台右侧，是主场景。湖畔的沙滩上，支着一栋色彩艳

丽的豪华帐篷，前面的小树上挂着猎服，草帽，女人的浴衣，双筒猎枪和一架高级望远镜。小桌上摆着各种食餐的炊具也是一应俱全，液化气罐，精美的炉子，旁边还点着篝火，沙滩铺着汽垫子。帐篷后面的柳丛中露着宝马轿车的红车帮。

[幕启，此时正是中午，疗养者肖北独自坐在湖堤的台阶上，他茫然地望着远处的水面，似乎在想些什么。突然，远处湖水里有女人的呼喊声——

“喂——喂——有人吗？”

“噢——噢——救人哪！”

[肖北听到呼喊声，并看到湖面上有一个女人，他警觉地站起身，睁大了眼睛，紧接着他甩掉了疗养服的外衣，疯狂地跑下湖堤，在接近水面的沙滩上踉跄了一下，随后就游进了茫茫的湖水里。

[少顷。紧接着护士小白跑下台阶，朝湖面上呼喊，急得她直跺脚。

小白 快上来！快上来——你不能下水！你不要命了吗？

[一个老钓者，头戴遮眼的破帽，背着寒酸的钓具路过湖畔。他先是朝湖面望了望，接着他略有所思地看着那些豪华阔绰的旅游设施。

小白 (求救地) 老先生，快帮帮他们，帮帮他们。

老钓者 你看，他们朝岸边游来了。没事的……

小白 老先生，您不知道，那个疗养员，刚做过大手术不久，他不能……

老钓者 是个有血气的年轻人，他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去钓鱼了。

(下)

[那年轻漂亮的女人叫艾蓓，他走到沙滩的帐篷前，甩了

一下湿漉漉的秀发，发出一串格格的笑声。

[小白赶紧给肖北披上疗养服，而肖北光着脚，浑身湿透，冷得直发抖。

小白 你把我都吓死了！却还在笑？

肖北 (抖抖地)你……你没呛着水吧？

艾蓓 怎么会呢？我可以横渡松花江，还可以冬泳。出什么事了吗？

肖北 刚才……不是你在呼救吗？

艾蓓 呼救？(又笑起来)是我？可我是对群山的呼救，对大自然的呼救，(她指着远处)对那位爱我的人呼救。或者说是在开玩笑，撒撒娇。

小白 (气得两眼冒火)开玩笑？撒娇？你真不要脸！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我真想抽你一个耳光！

[小白冲过去，被肖北拦住。

肖北 没事就好。(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可你真不该开这种玩笑……

艾蓓 对不起。

小白 对不起就算了嘛！你知道他是什么人？病情有多严重！若是因为你这种无聊的恶作剧，出了问题我会找你算账的。

艾蓓 我没让他去救我，这关我什么事？

小白 你还说这种话？太卑鄙了！你凭着漂亮的脸蛋，诱人的大腿，傍个有钱的男人，给这美丽湖滨带来了肮脏！像你这种灵魂的人，不配让他救你！死了活该！

艾蓓 (笑了)你忌妒我的漂亮、财富，可这有什么办法，上帝给的。我劝你，一个女孩，别这么尖酸刻薄，小心将来找不到男人。

小白 你——

肖 北 算了。我们走吧……

小 白 可你的鞋？

肖 北 谁知道甩到哪儿去了，可能是让湖水冲走了。

小 白 你不能光着脚走，要是划破了脚，就糟了。

艾 蓓 我看这样，你快回去给他找双鞋，再拿件大衣。他先在这儿烤烤火。

小 白 你等着。我去去就来。（跑下）

[艾蓓走到篝火旁，她把火捅旺些，然后穿上粉红色的浴衣，她似乎在想什么心事，几乎忘了身旁还有一位搭救她的人。艾蓓坐在椅子上，露着漂亮的长腿。

[肖北浑身在打哆嗦，水滴从他的头发间滴到脸上。

[停顿。肖北与艾蓓相互看了一眼。

艾 蓓 你冷吧？

肖 北 不，不冷……不怎么冷。

艾 蓓 那你哆嗦什么？

肖 北 没什么，啊，我喜欢哆嗦。

艾 蓓 我欠你的。别逞强了，坐在火边烤烤吧。

[肖北打量着那些豪华的装备，汽车、鹿皮上衣、长筒靴子。

肖 北 这是您的私人汽车？

艾 蓓 当然，是他给我的。

肖 北 你们是自费旅游的？

艾 蓓 怎么说呢？我们从城里来，汽车跑了很久，觉得可笑吧？

肖 北 不不。现在天凉了，旅游已经到了淡季，要是早一些到这儿来人会很多，很热闹……

艾 蓓 （打断他的话）可我们并不喜欢人多。难道在城市里看的人还少吗？除了人，没有别的。

[艾蓓打开收录机，里面传来音乐。

肖 北 这音乐很美。

艾 蓓 来点什么？来杯 XO 怎么样？

肖 北 医生不让我喝酒。可我这会儿很想来一点。

[艾蓓给肖北倒了一点，递给他，然后坐下。肖北下意识地看了她一眼漂亮的长腿。艾蓓不自主地拉了浴衣的下摆，把腿遮住。]

肖 北 你在哪儿工作？

艾 蓓 我当过歌手，模特，还梦想当作家……后来就什么也不做了。

肖 北 你是搞艺术的，我非常崇敬。

艾 蓓 可我现在什么也不干了，可又什么都不缺。

肖 北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吗？

艾 蓓 是他给我的。他是省城地下商城的总经理……您还想打听点什么？

肖 北 没有了。今年夏秋在松花江抗洪，我路过地下商城，听说那是北方最大的市场，有一万多个摊位，花色品种也很齐全……可我没进去过……听说，那是一个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就是那个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地面是一座小楼，毛泽东主席在那儿下榻过，还题过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

艾 蓓 可你是干什么的？高干子弟？有钱的大款？不然怎么会到这儿来疗养？

肖 北 不，我是一名普通的军人。

艾 蓓 (嘲弄地)哦，天哪！多么崇高的职业，蛮吸引人的。军人，你一定受过不少奖励，获得过各种各样的光荣称号，什么学雷锋的典型，舍己救人的英雄，希望小学的光荣辅导员之类的。噢，真是了不起。

肖 北 我虽然没有你说的那么显赫，可这有什么不好？

艾 蓓 哎——哎呀！您真是热血青年，棒极了。可如今又没有战争，干嘛授给你勋章呢？

肖 北 为了保卫家园，让母亲安宁。

艾 蓓 （挖苦地）你在服役吗？打过仗？参加过联合国部队，进驻过海湾？

肖 北 没有。可我在服役，参加过另一种战争……可现在也许永远也不能归队了……

艾 蓓 你得了什么病？（站起来，又倒一杯，悠荡着空酒瓶）你刚才为什么救我？假如我真的淹死了，你没有任何责任，因为没有人知道……

肖 北 哪能见死不救呢？可你却开玩笑。

〔艾蓓把空酒瓶子顺手扔在一块石头上，发出破碎的爆裂声。〕

肖 北 你不该在沙滩上把瓶子打碎。

艾 蓓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肖 北 我怕你游泳上岸时不小心扎破脚。明年，到涨水的时候，这儿就是浅滩，会有许多孩子……

艾 蓓 （讥讽地）有这样善良的人吗？

肖 北 （严厉地）算了！为什么别人做了点正常的事儿，善良的事儿，就认为是虚假的？只有阴暗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欲走）

艾 蓓 等等。你有父母吗？

肖 北 废话。我又不是孤儿。

艾 蓓 你父母是高干？

肖 北 他们在兴安岭林区工作。

艾 蓓 你恋爱了吗？

肖 北 恋爱过，可现在她离开了我……

艾 蓓 哇！离开了？看样子你不是个说谎的人嘛。啊——不过

也难说,再不就是家庭生活不幸福,把妻子说得像个母老虎。(学男人)噢,我真想扎在女人怀里大哭一场。

肖 北 (笑起来)一般是这样。但很遗憾,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真的非常爱她,可她突然消失了……

艾 蓓 是性格合不来?

[肖北呆呆地望着远处,像没听见一样。

艾 蓓 哦!我算看透你们这些男人了,你们紧追姑娘不放,用甜言蜜语诱惑住她们,然后玩腻了,说一声:亲爱的再见吧,流几滴酸泪,就吹了。理由是,性格合不来。分手时还说: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我愿为你做一切事情。请给你的爸爸妈妈问好。

肖 北 你可以写小说了。

艾 蓓 当然。我小时候读了很多世界名著。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安娜·卡列尼娜》。我爸爸是个不出名的作家,不到五十岁就写死了,他说他在用生命写作,可谁又用生命去读呢?爸爸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了几麻袋的破书。你再来点酒吗?

肖 北 谢谢,我不能再喝了。

艾 蓓 一点也不能喝了吗?

肖 北 不能。

艾 蓓 你怎么啦?

肖 北 在治病。

艾 蓓 那只好对不起了。不管怎么说,今天遇到你很高兴,你是一个不错的人。

[艾蓓拿起望远镜朝远处的湖湾望着,她突然有点紧张和慌乱。

肖 北 你怎么啦?(接过望远镜也朝远处望着)那是您的丈夫

吗？

艾 蓓 不是，是相好的。

肖 北 哦。

艾 蓓 不相信吗？

肖 北 相信。只是现在不这么叫。现在都流行叫情人或傍大款。

艾 蓓 你是说我在傍大款？反正都一样，他迷恋我，为我付出很多。你最好立刻离开这里。

[艾蓓在切面包、火腿肉，还要准备鱼汤。肖北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他显得很尴尬。

艾 蓓 （自语）也许，你今天真的救了我……

肖 北 那不过是一个玩笑。

[停顿。

[护士小白抱着军大衣和鞋子赶来，她给肖北披上大衣，为他系好鞋子。

小 白 我把刚才的事儿，向院长说了。

肖 北 你真不够意思。

小 白 我们院长说，军区首长指示，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让我们集体辞职。

艾 蓓 有那么严重吗？

小 白 你懂什么？你只知道吃喝玩乐，享受，像寄生虫一样！

艾 蓓 （笑了）我还没堕落到那种程度。

肖 北 你别生气，我们回去吧。（他到帐篷旁把碎玻璃片拾起来，装进废塑料袋里）我把这个带走，你不介意吧。

艾 蓓 当然……

小 白 快走吧。举起手来！

肖 北 是！

[小白像押个俘虏似地将肖北押下场。